

藝

舟

雙

楫

藝舟雙楫目錄敘

論文一

文譜

道光
巳丑

答張翰風書

嘉慶
庚申

答董晉卿書

癸亥

揚州

府志藝文類序

巳巳

書贈王慈雨

丙子

與楊季子論

文書

丁丑

再與楊季子書

丁丑

讀亭林遺書

戊寅

自

編小倦遊園文集三十卷總目序

道光
庚寅

論文二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

道光
壬午

詩禮徵文序

丁亥

書毛詩關雎序後

辛丑

春秋異文攷證題詞

庚子

儀

禮鄭注句讀書後

嘉慶
乙丑

論史記六國表敘

道光
丁亥

書史

記魏其武安傳後 丁亥 復石贛州書 巳亥 與周保緒

論晉畧書 癸巳 晉畧序 癸卯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 癸

卯 書韓文後上篇 癸卯 書韓文後下篇 癸卯 書桃花

扇傳奇後 丁亥 東海記傳奇敘 巳丑 蘇州寶蓮寺主

松濤法語題詞 戊子 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 戊子

小倦遊閣記 壬午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 嘉慶甲子 五

言一首說八比贈陳登之通判卽留別出都門 道光壬辰

或問 甲辰

論文三

錢東湖詩序 嘉慶巳未 胡齋峯詩序 道光壬午 書述學六卷後

壬午讀大雲山房文集 辛巳 舊業堂文鈔序 辛巳 贈

方彥鬻序 嘉慶 贈余鏡香序 丁丑 湯賓鷺先生文集

敘 道光 方岩夫軫詩序 壬辰 韋君繡詩序 壬辰 趙平

湖政書五篇敘 壬辰 讀白華草堂詩集敘 乙未 述古

孝子詩序 己亥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庚子 王海樓 劫

詩序 庚子 澹菊軒詩初稿序 辛丑 爲朱震伯序月底

修簫譜 丁酉 金篋伯竹所詞序 己亥 雩都宋月臺 維

駢古文鈔序 辛丑 樂山堂文鈔序 辛丑 齊物論齋文

集序 壬寅 書陳雲乃罷讀圖 壬辰 復李邁堂 祖陶 書

戊戌答陳伯游 方海書 辛丑

論文四

張童子傳

嘉慶癸亥

舉成之墓志

丁卯

清故揀選知縣道

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道光丙戌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

銘

癸巳

與陳孝廉金城書

癸巳

清故翰林院編脩崇

祀鄉賢姚君墓碑

壬辰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戊子清

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己丑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丑皇敕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辰翟秀才傳

甲辰

論書一

述書上

嘉慶丁丑

述書中

丁丑

述書下

戊寅

跋榮郡王臨

快雪內景二帖 丁丑 題隋誌拓本 丁丑 與段明經論

書次東坡韵 戊寅 歷下筆譚 己卯 論書十二絕句 己

卯 國朝書品 道光 甲申 答熙載九問 辛卯 答三子問 辛卯

論書二

書譜辨誤 道光 壬辰 自跋刪擬書譜 壬辰 自跋草書答十

二問 壬辰 十七帖疏證 癸巳 與吳熙載書 癸巳 書黃

修存藏宋揚廟堂碑後 癸巳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癸

巳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幛字爲四言詩卷後

甲午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 丁酉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癸卯 記兩筆工語 嘉慶 戊寅 記兩棒師語 戊寅 完白山人

傳

嘉慶丙寅

刪定吳郡書譜序

道光壬辰

敘曰論文之書始於典論論文而文賦繼之魏文評時
流得失士衡論遺裁當否文心雕龍後出則推本經籍
條暢旨趣大而全編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
用心所在後此則退之子厚明允又自述得力端末於
以誨人論衆者而明允之尊文爲尤甚南朝以有韻者
爲文無韻者爲筆故牧之有杜詩韓筆王溪有任昉文
筆縱橫之語然對文則爲筆單言則統於文近有謂古
有文筆之別無古文之稱而斥稱古文者爲陋然漢人
以字體而別今古文至宋既有時文之名則別稱古文
亦何不可乎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其學至南宋而大

衰以迄於今別裁襍出支離無紀且七百年所已近人
姚姬傳選古文辭條別請家得失憚子居自述力學所得
實亦煥乎可采不謬後來僕少好詩賦獨學寡聞蓬轉
後耳目稍擴逾五十始自檢葺間與友人問答必直吐
肝鬲所居既卑人事酬應勢所不免然卒不敢以所學
徇人幸免諂脅之恥至於兼備衆體古人所難上下百
世唯有子瞻而賦仍冗瘕千慮之一無容吠聲倚聲傳
奇體雖晚出其能者殆非率爾偶道所見或殊燕說八
比爲近世正業前明能者輩出論說多當然入主之詭
燕石之陋亦復時有僕少小事此費精神於無補分別

徑途不貽染繇之悲蓋亦庶幾其友生之間有如魏文
所云此子爲不朽者蓋棺定論一併入錄以聽後人裁
其當不耳若夫論書之作規自後漢崔蔡之詞雖簡畧
而形容體勢兼涵并包南北朝九重此藝工文者史入
文苑以工書託體小學乃入儒林下迨唐初狀筆勢說
結字之文益多唯孫虔禮大暢旨趣畧不留餘原彼心
悟可以仰匹文賦雍其拙冗則光曜尤有推賢僕姿劣
力孱獨就斯業五十年來終始不厭前後常談或亦有
當古人者故並紀錄其詞焉

安吳四種卷第八

藝舟雙楫卷第一

論文一

文譜

道光己丑八月養疴寓園日與族子孟開論古文節

目因次爲篇

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於古人之文無以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詰之所極墊拽繁複者回互之事順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於墊拽

繁複順逆集散之中而所以爲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爲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爲微妙尚書欽明文思一字爲偶安安叠字爲偶允恭克讓二字爲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三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義和節奇若天授時隔句爲偶中六字綱目爲偶分命

申命四節體全偶而詞悉奇。帝曰咨節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爲偶。允釐八字顛倒爲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雖文字之始。基實奇。偶之極。軌批根爲說。而其類從慧業所存。斯爲偶。舉次論氣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鬱文之妙。在頓宕。而沈鬱頓宕之機。操於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論語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豈其然乎。句疾也。此兩句爲疾徐也。大學一家仁一國與。仁節疾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國。節徐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節疾也。此

兩節爲疾徐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無流連之樂十六字疾國君進賢一百二十二字徐故曰國人殺之十七字疾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徐信能行此五者一節疾此通篇爲疾徐也有徐而疾不爲激有疾而徐不爲紆夫是以峻緩交得而調和奏膚也墊拽者爲其立說之不足聳聽也故墊之使高爲其扞議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滿高則其落也峻滿則其發也疾墊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又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

之然後大行韓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
人譙之弗爲勸師長教之弗爲變又云禹利天下子產
存鄭皆以得謗又云視鍛錫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
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又云侈而情者貧而力
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施布於貧家史記嘗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遂巡逃遁而不敢進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者皆上墊也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又
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非子鑿石千里不可謂富

象人百萬不可謂強史記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
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
而憂海內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於色樂珠玉而所輕
者在於人民者皆下墜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又云文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予及汝偕亡民欲與
之偕亡又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贍荀子蠃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強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
螯非蛇蠃之穴無可託足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
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用者無赫赫之功又云今

之學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安能美七尺之軀軀非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呂覽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又云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

之勞而有其功史記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
振於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者皆正
拽也孟子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
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
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又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
子是篡也又云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栝樅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爲栝樅又云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又云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荀子樂姚冶
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爭亂則兵

弱城犯敵國危之又云且夫暴國之君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韓非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涂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又云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廉士者脩而羞與佞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富淶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卽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史記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斐然向風又

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饑者甘糟糠民之嗷嗷新主之資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旋摯旋拽備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于斯爲極是故摯拽者先覺之鴻寶後進之梯航求悟者旣望洋而不知聞聲者復震驚而不信然得之則爲蹈厲風發失之則爲樸檄遼落姬嬴之際至工斯業降至東京遺文具在能者僅可十數論者竟無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諒已至於繁複者與摯拽相需而成而爲用尤廣

比之詩人則長言詠歎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意
茂豫發越也孫武子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
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者
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者複也孟子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者繁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又曰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者複也離婁之明

節繁也聖人既竭目力節複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繁而不了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複而兼繁也荀子之議兵禮論樂論性惡篇呂覽之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論韓非之說難孤憤五蠹顯學篇無不繁以助瀾複以鬯趣複如鼓風之浪繁如捲風之雲浪厚而盪萬石比一葉之輕雲深而釀零雨有千里之遠斯誠文

陣之雄師詞囿之家法矣然而文勢之振在於用逆文

氣之厚在於用順順逆之於文如陰陽之於五行奇正

之於攻守也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逆而順也君

取於吳爲

去聲

同姓謂之吳孟子順而逆也孟子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本言當制民產先言取民有制

又先言民之陷罪由於無恆心而無恆心本於無恆產

并先言惟士之恆心不係於恆產則逆之逆也天下大

悅而將歸已章桀紂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

異於人者章全用順深求童習之編自得伐柯之則畧

舉數端以需善擇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爭關紐或

奇特形於比附或指歸示於牽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述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而散則有縱有橫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又云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主敵又云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韓非子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

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
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
之所誅上之所養也又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
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
勇又云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者也治強不可
責於外內政之修也是集勢者也孟子引經始靈臺時
日曷喪徵古以明意說不違農時五畝之宅緣情以比
事呂覽專精証驗韓非旁通喻釋史記載祠石墜履而
西楚遂以遷鼎述厠鼠驚人而上蔡無所稅駕曲逆意
遠見於狙上淮陰志異得之城下臨卽竊貨好時分橐

銜晦既殊心跡斯別右游俠之克崇退讓而知在位之
專恣睚眦稱權利之致於誠壹而知居上之不收窮民
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紀都俞五臣共謨乃書陳告
是縱散者也然龍門帝紀已屬有心避就金華臣傳遂

至僅存闕閱

宋藤作九國春秋卓頭悉詳紀中諸臣列傳勢難重出寂寥已甚今吳任臣書卽竊

其本也

求其繼聲未易屈指史記廉將軍矜功爭列與避

車連文以美震悔之忠長平侯重揖容譁擊傷於本傳
不詳以嘆尊容之廣程李名將而行酒辨其優劣汲鄭
長者而廷論譏其局趣是橫散者也然而六法備具其
於文也猶魚兔之筌蹄膚髮之脂澤也易曰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諸古
驗諸事發諸文則庶乎言有物而不囿於藻采雕繪之
末技也夫

答張翰風書

翰風足下白門邂逅歡若平生班荆傾蓋誠有以相知
也報罷後返樵鳩江復有小滯方覓良信相聞忽奉手
教展緘三復涕洟橫集足下高才絕學少所許可顧迺
盛加稱引不惜駭聽足下年未強仕世臣尙在弱冠要
以有所成就與天下共見非可以口舌爭也至古之修
身以事天者極於殀壽不貳况區區苦樂升沈之間乎

雖辱相愛之厚顧毋以此爲世臣戚戚也籌賊一議區
處明了如有用我可翹足以待藏事但此事理有共明
不必謂爲推演鄙說耳追惟矮屋一夕之談等於笙磬
而臨岐握手唯以苦吟爲誠仁者之贈心佩不忘更今
三月竟斷韻語而篋中舊草未忍焚弃篇什頗充不能
莊寫附緘去書敬以相屬宋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
乃盛言宋而世臣獨向六朝尚六朝者皆以排比靡麗
爲工而世臣獨求頓挫悠揚以邕目送手揮之旨是以
遊歷數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遠隔千里乃爲同術然
足下專推阮陶世臣則兼崇陸謝嘗謂詩本合於陳思

而別於阮陸至李杜而復合既合而其末遂分而不可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蓋格莫峻於步兵體莫宏於平原步兵之激揚易見平原之鼓盪難知天挺兩宗無獨有偶太冲追步公幹安仁接武仲宣雖云迥麗無足與參彭澤沉鬱絕倫惟以率語爲累然上攀阮而下啟鮑孟韋非其嗣也康樂清脆夷猶以行沉鬱如夏雲秋濤乘虛變滅故論陶於獨至時出謝右以言竟體芳馨去之抑遠宣城得其清脆而沈鬱無聞參軍有其沈鬱而猶夷不顯醴陵開府庶幾具體而江則格致較輕微傷邊幅庾則鉛華已重反累清揚是故善學者必別其流

善鑑者必辨其源景陽景純祖述步兵而變爲沈響彥
昇法曹憲章康樂而發以么弦子堅神骨俊逸倡太白
之前聲處道氣體高妙飛子美之嚆矢是必心契單微
未易與吠聲逐迹者說也三唐傑士厥有七賢鄭公首
賦憑軾少保續咏臨河高唱復古珍比素絲伯玉之駘
宕子壽之精能次山之柔厚竝具鑪冶無倆高曾抗陸
安詳極於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
不得居其右者矣事斯以來歷年三五師心所向宗尙
如斯徒以見聞狹隘材力怯薄弱之不逮良用爲耻耳
竊謂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

禮壞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藉詩教夫言詩教於今日難矣然而紀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禮也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懷其舊俗樂也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聞足戒者今之詩不猶之古乎世臣生長孤露早涉憂患而能飭其頌緣勿邇奇衰頗謂以詩自澤言爲心聲可意逆而得也足下幸賜觀覽汰其疵類使得遵錄定本留存異日庶幾自訟有方時資省察達則不昧初心窮則力貞素志麗澤之益斯爲不負此間已無可留半月後便作歸計敝居去歛近在三程或能襜被過訪面承指授天寒珍重不具欲言嘉慶五年十

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答董晉卿書

晉卿足下承示賦冊深辱推許俾加點定發而讀之白雲易消息二首張蔡不爾過也愁霖杏華紅蕙三首亦文通子山之亞斯孰久絕舊觀頓還欣喜之情非可言喻僕家無藏書少不涉事獨好文選輒效爲之以古爲師以心爲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檢其長篇巨製殊無可觀惟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暑差當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內省外方邈爾無偶暨出遊江淮間乃見近人竇東臯侍郎作駸駸有慕古之意伐材近而

隸事雜氣象窘迫大興朱相國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
瞻勝竇氏意卑不能尊其體張孟遲進士步趨朱氏而
加修飭然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張臯文編修識字諧
韻而外腴內竭金朗甫庶常承編脩之指授用意秀宕
而怯薄無以自立斯數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頽流
質諸古人柔厚之旨未窺一間僕以奔走風塵弱冠廢
學常嘆生秉殊分使不迫於饑寒以三年餘暇沈浸遺
編源於風騷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
以飭其勢通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澤滙於古集以
練其神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淳質悻悻

雅密接武鮑庾其庶幾矣且通人有所蔽明者能求師以李杜之材力孰爲古賦而所作率散緩樸樸至以其法入雜言爲歌行尤橫潰不可理退之四言碑志質邁可誦而詩則怒張無意興僞裁自誤以誣將來於今千載始逕通識而竇朱草創體間雅俗張金之才相繼夭折僕又藉詞饑驅不肯竟學少小之章儷色不純沉思未銳造物顧何厚於古人必使之獨絕往代今見足下所著乃知僕於辰巳之年遂棄是事良以足下於時始基天靳吾智以厚間出自茲以往其無憾矣吾黨多才申耆敦讓強忍博物多能文起貫串今古通徹興廢是

皆間氣特育任重道遠足下雖以莪勝唯此獨全可稱
三足慚形憎貌無復敢云謹檢出舊稿十二首送俟刪
勘匠斤所至或可爲足下張軍云爾遲日當奉過面悉
不宣癸亥四月既望

揚州府志藝文類序

志書之纂輯藝文所以觀風俗鏡得失夫揚州居東南
之會文物爲盛故首列歷朝土著而次以遊宦流寓其
詔誥頒贈之文關涉本郡亦以次編入陳隋以前遺文
罕覩史傳所載別集所存雖或經刪摘加以闕蝕詞義
旣高概從搜采李氏以來傳本稍多迨乎前明剏廟大

揚蕪穢既所欲略而清英亦難盡集是故圖標天馬識
匪牽鹽雀抵崑珉事殊拋彈秬期按劍不出於盼光難
必空羣遂稱於過與亦有書比間笙詞登畫臂卽乖適
麗之旨亦從傳人之例譏貽掛一迹因逐起至於近代
間人流布未廣集藏本家在彼以求傳爲耻在此無索
珠之勤義托蓋闕情同有憾若其名脫鱗籍痕留雪爪
固仰山之心所嚮亦爭墩之謂所由但徵本事盡去旁
侵凡輯三類共若干卷地惟一隅體備百家覈其升降
故有可言蓋嘗論詞無今古槩爲三則詩文賦頌異流
同源懿彼發倫類之淳漓諷政治之得失間閭疾苦由

以上聞雲霄膏澤於焉下究言必有物斯其上也若夫
風雲月露文煥於天山川草木文交於地憂愉欣戚文
成於人於以發抒抑鬱陶寫襟懷程其格式平險分焉
是故氣盛者至平流而多姿勢健者履險隘而不躓氣
以柔厚而盛勢以壯密而健風裁旣明興會攸暢故其
所作直摠胸臆遂感心脾日選常言彌彰新色斯其次
也至若以形聲求工倍犯爲巧此則屬對之餘訓辭之
技又或排比故實以多爲貴搜羅隱僻以異爲高聊充
筐篚之需比於角觝之尙雖臻綺麗風斯下矣茲集所
載宦遊詔贈大都借材土著諸賢肇自炎漢維時道南

未盛秀靳潁江泊南北分壤征戰日連傳人宜少迺以
唐宋文治十世休息弦誦比戶名流接踵較之今日多
寡猶懸然而詳加披誦則古厚今澆古勁今孱篇幅滋
長意義逾薄則知文氣之變本自人心人心所流寢成
風俗君子於此蓋其慎矣獨至救時指事之章防患設
機之論唯其事變日更推求漸切加以河淮迭警漂潦
常至當事之章奏韋布之條列辨皆切事醫必當疾此
雖往昔董陳臧華二杜歐蘇之流曠代逸才今古不間
良以患旣剝膚慮必腐齒用志旣銳結體自尊故也是
故五聲之道通於政文字之教成其俗其文質樸徵嗜

好之不華其文清遠驗習尚之不浮樂道忠孝斯根本
之克敦備明險易卽智慮之及遠崇實之得也流連聲
樂遂近驕淫之靡譏訕帷薄難云任卹之教藻績求麗
則緣情有歎摭采務博則窮理不真致飾之失也觀其
文以知俗推其俗以知治况夫碩畫爲經巷議可誦則
已行者舊章不愆未行者美意若師展卷而得斯民不
易後之君子誠有取於此則勸懲之方補救之術庶乎
列國陳風無媿政書之訓也已

書贈王慈雨

欽霖

士患無以自立得喪定於命非人爲之所能增損也心

移於得喪則學必徇人以徇人爲學且烏能自成其文乎唯不以得喪累其心獨處以古爲師羣居擇善而執受於天者雖有厚薄之殊積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自昔工文之士其基無不築於此也至於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今古同歎譽至則必求所以實其言毀至反詰吾身而無可指實既不疚於心何病人言哉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名之地敗行尤易唯自安義分事賢友仁不改求己之素通無妨於進取塞不至於貽悔斯所遇皆足以進吾之實學而助吾之真文矣沐陽慈雨王君將赴京兆試過揚州介虛谷張君存予於湖上揚州古稱壘土

之鄉予僑此十餘年二君觀之以爲染塵土者幾何耶
張君學識過儔輩而盛稱王君不知其人視其友子荒
落已甚無以答王君求益之意祇此守自立之心則廿
年前所證盟於大興朱文正公者今猶未能自棄故述
以爲贈王君幸無以爲悠悠常論也嘉慶廿一年二月
廿二日包世臣書

慈雨成進士觀政吏部勤政能自立爲書吏所憚常
言自得包君贈言舉事唯恐失足負良箴別後十數
年博覽載籍爲文有奇氣不以忤俗自阻不以殊衆
自矜向其意氣有成必矣而年僅四十遘疫卒於都

下錄此曷勝悼痛

與楊季子論文書

季子足下辱書詢爲古文之要詞意勤懇世臣何可以當此耶足下性嗜古書尤耽齊梁諸子而下筆顧清迥柔厚駸駸有西漢之意世臣僂陋偃蹇何足以稱盛指謹言其所知而足下擇之竊謂自唐氏有爲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統于禮子思嘆聖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

亦無不本于禮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軍者自
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適用力于推究世事
而子瞻尤爲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
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
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嚴
夫具五官備四體而後成爲人其形質配合乖互則貴
賤妍醜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夫相馬之
徵得于尻齒公身之哀不問木石孟荀文之祖也子政
子雲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轍迹各殊然則所謂法者精
而至博嚴而至通者也又有言爲文不可落人窠臼託

于退之尙異之旨者夫窠臼之說卽記所譏之勦說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體調均徧視數千萬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謂之真異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顛倒條理刪節助字務取詰屈以眩讀者是何異自憾狀貌之無以過人而抉目截耳折筋剗脇躡行于市而矜詡其有異于人人也耶至于退之諸文序爲至劣本供酬酢情文無自是以別尋端緒仿于策士諷諭之遺偶著新奇旋成惡習而論者不察推爲功宗其有燔釋前人名作摘其微疵抑揚生議以尊己見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尋常小文強推大義二者之蔽王

曾尤多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爲易而熙甫順甫乃欲指以爲法豈不謬哉文類旣殊體裁各別然惟言事與記事爲最難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條理原委抉明正義然後述現事之所以失而條畫其補救之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後述其本末則是非明白不惑將來凡此二類固非率爾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機勢萬變樞括無改至紀事而敘入其人之文則爲尤難史記點竄內外傳戰國策諸書遂如已出班氏龔用前文微有

增損而截然爲兩家斯如製藥冶金隨其銕範形依手
變性與物從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馬班紀載舊文多非
原本故史記善賈生推言之論而班氏典引直指以爲
司馬始皇紀後亦兼載賈馬之名賈生之文入漢書者
已屬摘畧而其局度意氣與過秦殊科則知其出于司
馬刪潤無疑也比及陳苑所載全文多形蕪穢或加以
刪薙輒又見爲碎缺故子瞻約趙抃之牘以行已意而
介甫嘆爲子長復出者蓋深知其難也通鑑刪採忠宣
能使首尾完具利害畢陳原父爐錘斯爲可尙世臣從
前纂汪容甫遺集會採未成互異之稿足爲完篇筆勢

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體勢又畧與予近猶易爲力至
作谷西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筆
蕪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傳又恐一加潤色將
與

國史互異致啟後人之疑故止爲之刪削移動較量篇
幅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頓可誦讀既
與原文殊觀又不亂以己意較之于瞻所作難易倍徒
非足下其誰與喻此耶世臣自幼失學惟好究事物之
情狀足下所志畧同鄙人前後襍文數十百篇足下大
都見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與近世聞人

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異世臣不能自知又將何以爲足下告耶重辱遠問伏惟珍重皇恐皇恐

再與楊季子書

季子足下辱賜還答知不以前書爲差謬幸甚幸甚然弊借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處故復進以相開惟足下照察足下謂聖道卽王道研究世務擘畫精詳則道已寓于文故更無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爲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汙而民氣鬱殆將有變思所以禁暴除亂于是學兵家又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

厚生于是學農家又見齊民跬步卽陷非辜奸民趨死如鶩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飭邪禁非于是學法家旣已求三家之學于古而飢驅奔走者數十年驗以人情地勢殊不相遠斟古酌今時與當事論說所宜雖補偏救弊之術偶蒙採納皆有所效然極世臣學識之所至尙未知其能爲富強否耶民富則重犯法政強則令必行故過富强者爲霸過于霸者爲王詩人之頌王業曰如茨如梁又曰莫不震疊未有旣貧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謂富強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強爲王道古先其可誣乎荀子曰學始于誦詩終于安禮學

至于禮而止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齊之以禮一日復禮天下歸仁以禮爲國乎何有世臣溯自有識迄于中身非禮之念時生于心非禮之行時見于事惟不敢蕩檢踰閑竊自附于鄉黨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載道之卮言致其推崇前書方以言道自張爲前哲之病而足下更爲此說是重吾過也足下又謂苦學彥昇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詞氣生澀非能入漢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珍建安子美詩親子建而苦學陰何智過其師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漢也得于天而好彥昇季友由于學然彥昇季友獨到之

處亦漢人所無足下好之無庸更疑也至詢及晉卿往復論文之旨足下疑世臣之別有秘密乎晉卿古文之學出于其舅氏張臯文先生率文受于劉才甫之弟子王梅生蓋卽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晉卿才力桀驁下筆輒能自拔然世臣識晉卿時晉卿未弱冠迄今三十年每論文則判然無一語相合而讀其文則必嘆賞無與比方晉卿亦以世臣一覽便見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不以論議殊途爲意是殆所謂能行者未必能言也又詢及選學與八家優劣及

國朝名人孰爲近古夫文選所載自周秦以及齊梁本

非一體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酣于周秦兩漢子史百家而得體勢于韓公子呂覽者爲尤深徒以薄其爲人不欲形諸論說然後世有識飲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良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眩前邪後許而精深闕茂反在屏棄於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謂八家淺薄務爲藻飾之詞稱爲選學格塞之語詡爲先秦夫六朝雖尙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

彩奪人至于秦漢之文莫不洞達駘宕劇目怵心間有
語不能通則由傳寫譌誤及當時方言以此爲師豈爲
善擇退之酷嗜子雲碑版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
厚宜爲宗匠子厚勁厲無前然時有摹擬之迹氣傷縝
密水叔奏議怵怛明暢得大臣之體翰札紆徐易直真
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爲庸調明允長子推勘辨駁一任
峻急介甫詞完氣健饒有遠勢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強
不足子瞻機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獨立千載子
由差弱然其委婉敦縵一節獨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
下試各取其全集讀之凡爲三百年來選家所遺者大

抵皆出入秦漢而爲古人真脈所寄也其與選學殊途
同歸貴鄉汪容甫頗有真解惜其驚逐時譽耗心餽
然有至者固足爲後來先路矣

國初名集所見甚夥就中可指數者侯朝宗隨人俯仰
致近俳優注鈍翁簡點瞻顧僅足自守魏叔子頗有才
力而學無原本尤傷拉雜方望溪視三子爲勝而氣力
寒怯儲書山典實可尙而度涉市井劉才甫極力修飾
略無菁華姚姬傳風度秀整邊幅急促張臯文規形撫
勢惟說經之文爲善惲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
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賢莫不具標能擅美獨映當

時之志而益棺論定曾不足以塞後人之望白駒過隙
來者難誣君子于此蓋其慎矣足下齒方弱冠秀出時
流然生材非難成材爲難惟望以世臣之荒落爲鑑及
時自効則斯文之幸也時因風便復惠德教珍重不宣
世臣頓首

讀亭林遺書

乾隆壬子白門書賈新雕日知錄出予緡閩首冊始知
亭林之名愛其書力不能購嘉慶辛酉客蕪湖爲從遊
姚季光著說儲二篇壬戌至常州主李申耆家出稿本
質之申耆手爲繕清以爲其說多與日知錄相出入因

得盡讀日知錄三十卷嘆爲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爲之防唯摘章句以說經及畸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欲刪移其半別爲外篇以重其書而未果剛遊揚州得見唐韻正五書心偉絕業而非所好也又得郡國利病書讀之徵錄賅備如醫家流之有本草綱目足爲日知錄之佐使迨展側吳越近世聞人之書入都得寓目竊以爲百餘年來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繼聞亭林有詩文集求之不可得今歲家食見黃脩存藏亭林遺書十種詩文集備在假歸讀之乃知所著又有肇域志其稿不知

尙在人間否而集中自述日知錄之辭有曰意在撥亂
滌汚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又曰有
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又曰平
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道之隆汚各以其時使後王得
以酌取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然後知予之所以信
亭林者乃卽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立說之多符合也
如日知錄所載自古有亡國無亡天下國亡卿大夫之
責也天下亡則士與有責焉集中所載天生豪傑必有
所任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又
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今日之事與一利便

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又曰目擊世趣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
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飭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
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至哉言乎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亭林之自序曰少
爲帖括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
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
悔其嚮者立言之非懇懇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卽
罷帖括之業而力求吾儒所當有事者傭書負米經三
數十年頗能遠傷廉之取不枉已以求合辛苦顛躓而

不悔茲讀亭林詩文按其歲月核其行檢辨進修之日
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勵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堅讀其集
而日知錄乃以益重則信乎其近世學者之首也亭林
耳目至廣記誦絕人勤於筆札至老不勌於以參較錯
互辨正譌謬其學能舉大而不遺么細霑溉小儒曰餽
釘一得之勤以及考證聲韻金石輿地名家者十數而
不止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裨販而諛聞是亭林之所
長也予少小鄙所聞見雅善遺忘唯以食貧居賤知民
間所疾苦則心求所以振起而補救之者稍長困於奔
走涉世事讀官書則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

知舉事駭衆則敗成常求順人情去太甚默運轉移而
不覺必能自信也而後載筆然猶必時察事變稍有窒
碍則不惜詳更節目要於必可舉行以無悞後世是子
之所長也至於詩文一藝結習同深亭林之詩導源歷
下沿西崑玉溪杜陵以窺柴桑子則托始供奉渤康樂
平原以達步兵東阿而弛負於曲江杜陵亭林詩從聲
色入子詩從臭味入言必有物風雲月露不得涉其毫
瀋是則所同也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躋南豐以其立志
遠而讀書多更事數時時有獨到語爲曾朱兩家所未
及予爲文能發事物之情狀窺見至隱有如曲談繁或

千言短則數語因類付形達意而止是則千慮之一抑
亦有不取多讓者要之亭林之學成於責實予之學出
於導虛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論議則予可免憑臆
之譏而亭林亦少術疎之誚矣亭林見韻補而自傷謙
陋獨學欲求如才老者與之講習則明六經之讀復三
代之舊夫豈其難則予讀亭林遺書而不能不重爲之
嘆息者亦無怪矣

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

凡正集十九卷內賦二卷詩二卷文十五卷共二百
六十一首別集十一卷內賦一卷詩二卷文八卷共

二百十九首

敘曰予爲孺子時初讀文選卽仿爲古賦五言詩又性好攬論得失援古證今依眉山龍川墻壁而爲之所居卑聞見至尠比及成童累稿過寸雖未嘗出以示人然頗自矜恃以爲爲舉世所不爲也嘉慶庚申秋試識陽湖張君翰風於號舍翰風銳精輿地而服權家言知余來自川楚詢軍中事實予旣告以所親歷復爲言賊不難治狀翰風歎絕旁及詩古文詞遂絮語達旦旣輟試再三過從翰風執手曰吾子濟世才也然好爲詩是耗神甚今當別幸爲生民自愛予輟韻語自此始嗣翰風

過揚州爲予刪諸體詩千餘首存四之一而焚其餘經
今三十年必不得已而有言亦艱澁非復少小體勢矣
識翰風後二年又識其甥武進董君晉卿晉卿甫弱冠
工爲賦及古文覽其賦閱廊幽窮古文亦渾深有作者
之意雖沿用桐城方望溪劉才甫之法而氣力迥健能
自拔故予雅不喜望溪才甫而特愛晉卿退視已作事
蕪蔓不可采自是始專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
得而達於詞盡意則止依傍之陋漸就消除矣然亦以
廿餘年逢轉江淮間行笈難携書籍舊業韓歐蘇王之
章句悉遺忘不能舉唯以周秦諸子自隨尤好孫卿呂

覽然南華內篇離騷經反覆諷誦卒不得其旨歸古今
文士言得力必於莊騷乃後知姿性弱劣莫能相涉也
又未習小學故訓大都依依俗說尤平近不能發奇趣故
嗜書然畏錄副草稿數十百卷常改竄至不可辨從兄
子時孟略以意爲繕錄從弟季懷續加勘校分言事紀
事襍著三編然首尾不完具道光甲申子年適五十衰
頽荒落自分終已不可用遂欲芟葺舊文而笥中稿本
半爲鼠耗存者又塗抹潦草不能授書手目力復昏耗
不自耐時作時輟今年長夏家食乃銳意擇可識別者
得若干篇其有託體較大關係身世則歸之正集雖么

小不足數而稍有意興與夫鄉曲賢士女之宜紀述以及代言之足濟時用者錄爲別集代言中成於受意者署曰代某若斷自己意則曰爲某以示區別兩淵最少作說備所言稍長涉事矣然唯農政一冊差足自信餘說殊有不盡可見諸施行者既別錄爲成書唯摘取敘論入集竊嘗謂古今人思力應不相遠而古人成材多者則以其績學敦行不怠倦閱歷久而精進深故出於心借於手能以理明詞舉也後之人稍長涉事則頽然自放以管卿之傑出流輩而自壯歲以後轉側齊豫燕趙之郊者十餘年所作顧平近不能稱初志矧余之學

殖既淺薄而數十年所遭遇又拂逆鬱勃百出者耶則
其文之無可觀采也明矣故集錄如右畧述顛末以示
子弟使有志者得以及時自力焉

增張曜孫楊傳第男誠

諱名
家仁

家丞

諱名
家讓

按字

安吳四種卷第九

藝舟雙楫卷第二

論文二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

世臣幼從先子受詩讀小序而善之然無從得毛鄭之書嘉慶丁巳爲大典文正公容乃見十三經注疏盡九月之力而讀之一過破句謬字不能自辨惟畧知爾雅存古訓訓古書者以古訓爲宜而詩疏於大典禮必博採衆說足爲羣經之綱領而已以後負米四方數十年惟壬戌在武進李申耆家七閱月旁覽載籍其餘舟車

旅邸之中或旬或月涉獵流覽罕有簡閱一書能自首
至尾者也然頗心知其故能以已意測古人立言之旨
而窮其義之所止至于論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
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終始于鄭氏之說常合是其所長
也然思而不學以致惴恍不敢自信者其失固已多矣
季懷于庚申之春自里門從至江寧略受文法繼以就
食他去而季懷遂留江寧戊辰秋乃攜季懷至揚州世
臣出遊久多識前輩得讀書之要領揚州士人常過從
者輒以所聞授之而江都凌曙曉樓至誠篤曉樓之甥
儀徵劉文淇孟瞻九穎慧時歛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

書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許可者輒召入院膳給之使與
其養子敏回子駿錫閔宗肅子敬共几席世臣以曉樓
熟禮記遂與之言鄭氏禮而使治之孟瞻好詩遂使治
毛鄭氏詩季懷與孟瞻同業子駿年最少而神解驚絕
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寧聞季懷之說治
漢易族子慎言孟聞亦從季懷受詩先後來揚州而丹
徒汪沅芷生治毛氏甘泉薛傳均子韻治許氏皆善季
懷朝夕與砥礪相勸以力學季懷念鄭氏箋毛而說詩
多以禮遂學三禮以古書不可臆通悉檢諸經注疏聲
義周秦兩漢魏晉各子史家言杜氏通典圖經本草名

物輿地之書及文選注太平御覽玉海一切有古書之
單詞片義可採擇者近人則自陳啟源稽古篇邵晉涵
爾雅正義錢坫段玉裁說文解字王念孫廣雅以至顧
炎武惠棟戴震錢大昕凌廷堪諸氏之說莫不悉心探
索而要歸於求是蓋校閱古今書數千卷積十年寒暑
不輟始斐然有志於著述又五年書乃粗成其擇術可
謂善而用力可謂勤矣五年之間子敬以制舉更業洪
先生歎世芷生渡江去子駿又不幸夭折曉樓由都下
入粵倦遊而歸遷治鄭氏者治何氏公羊成公羊禮公
羊補疏禮書數十卷雖未能精善然工力不可誣也孟

贍去毛鄭而治杜氏春秋成舊疏考證十二卷駁冲遠
五百餘事穎銳罕儔仲虞治易注十卷實有見於闕闕
消長之機而無鑿空之說子韻以許氏校經旁徵而通
其義孟開亦爲文十數篇以明鄭氏實翼毛而正義誤
說者二子之書雖未成吾黨於是蓋彬彬矣然惟季懷
之治詩尤久而不遷其初稿多論議是非繼乃悉屏攻
擊專事證明疏通之學季懷之于說詩也信善矣誦詩
者必達於政故曰入其國而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詩
之用頌美也陳古義以爲勸其用於譏刺猶欲戒聞者
使改悔其行以不忍遽絕之也故其失也愚而事猶可

復今季懷廉厲而尙斷廉厲則遠于溫柔尙斷則遠於敦厚雖有所得其失難更近世之爲詩者推戴氏段氏戴氏任館職而未與政然吾知其能從政也季懷之書固可接武於二氏其咀含諷詠自管其情以達於事變異日而得從政也弗如段氏之爲天下口實者則庶乎其近之矣道光二年九月兄世臣書

詩禮徵文序

季懷以嘉慶戊辰秋始學詩至丙子冬推鄭氏以禮說詩之意爲書十卷有自序而無大名旣而棄之又六年乃成學詩識小錄十三卷予于其不祿也已救淚次之

于狀今年春撰集遺書檢得致仲虞書稿有曰學詩八年自謂有得奮然欲述詩禮原鄭一書今編次粗就殊不足發明鄭氏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摭拾而已覆閱之令人慚慙而冢伯氏以爲不可焚棄俟異日之刪定足下若見此稿本殆當鄙夷不以齒於吾黨也蓋季懷之深於詩而不自滿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開反覆其書僉謂援引淹通實足導來學之前路故原季懷本意名之曰詩禮徵文先校而梓之其藁草紛糾鉤勒拉雜間有繁複待芟統類未一之處則子韻孟瞻貧叔孟開其有事焉仲虞遠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將來郵寄成書如

指摘疵類當更正者削楮以從固季懷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從父兄世臣書

書毛詩關雎序後

序詩者序關雎通言詩之體用曰四始曰六義體爲作詩之本用爲作詩之法四始體也六義用也故關雎序以始始之以義終之而學者罕能通其說蓋一誤於史記述夫子正樂之次因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而以鹿鳴文王清廟爲雅頌始者配爲四後儒遂援爲四始之正訓一誤於以風雅頌爲體裁之名使六義止存其三而三經三緯之陋說以起按序言后妃之德風之始所

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又申之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
教以化之者明未有關雎之詩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
以能風動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實始之故曰風之始又
以詩之用於刺者多或致疑風之不盡關乎德化故曰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而復說之曰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明風仍自上行也是故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
風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雅之始人君以盛
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頌之始達事變懷舊俗吟咏
性情以風其上者變之始故摠而承之曰是謂四始詩
之至也鄭氏之說始曰王道興衰之所由斯爲深得序

意矣是故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非明乎國始之謂安能信詩之爲至哉序推明風義備矣至於雅則說之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明以正言其事爲雅之義與風之主文譎諫者殊科頌則述功德以告神是風雅頌之於詩其用與賦比興同故曰六義非體裁之名也編詩者就詩中得其義之多者而別其名然立義在詩先定名在詩後如後世賦物而名爲賦耳鄭氏於王風謂其詩不能復雅者正以詩義適當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義異也崔

此則仍不免宋人易言之習蓋吾人佔畢必始宋學洎
肆舉業益違雅訓迨至反而從事其本則小小之所溫
煇者如油入麩去之卒不能盡以同叔之精心果力尙
未能免於此此不得不爲全書累也敢請酌而去之專
明識字之原字旣識則義自明讀者善擇而有得庶足
以矯末學之弊而亡武斷之非同叔以爲然否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談君發華得儀禮鄭注句讀鈔本十九卷於淮陰市中
余爲審定爲稷若手稿其朱書則亭林之所校正也余
成童曾兒是書苦坊刻多誤欲以原注鑿刊之卒不果

幸見原稿故校閱一過而記其後曰儀禮之學晦且千年自是書板行而童子塾中能誦全文者十人而五則其所以惠來學助禮教者大已近人武進張臯文又爲儀禮圖十八卷運精思以補闕畧然後捐讓之美人道之貴洋溢往復絕無迂拘而不可行於後世者苟循守二書以習其節文系其條理而深求鄭賈之所推類者以卽於人情則安上治民莫善之故煥乎見矣未有者可以義起本身者百世不惑使斯世永與立之譽蒸民遠無禮之危則二張先生未伸之意而後死所共有責者也談君昔視學貴陽能以弦誦之治變其僅陋此物

此志庶乎其有望矣

論史記六國表敘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可法乎支离其辭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爲微文者也蓋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善哉史公之自敘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爲用難知蓋其幼誦古文長則講

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觀多也史公既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興壞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細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歆其非禮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

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爲天下後世計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爲無嫌危行言孫之教也秦蔑禮用暴漢不引爲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爲漢遺風餘俗猶尙未改高祖常稱李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嘗學事於李斯徵爲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可頗采譏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蜀漢互証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真知懼之君子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無禮惟能以爵邑饒人陳平謂士之頑鈍

嗜利無耻者多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尙
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畏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
孝武不勝多欲而逐始皇之迹土木兵革無虛日徭役
繁怨譴興而算輶告緡之法見知誹謗之相繼並作
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昉于西時也 廷君臣父
子之間其慚德洵不後秦矣然奏 禮義黜儒術而

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金鞮困生之流並廉直無
所紕意及叔孫通希世度務弟子皆爲首選公孫宏曲
學阿世廣厲學官之路舉遺滋利孔興禮造爭端至使
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

於宏也史公知化爭莫如讓絀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
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表兩客穿孔美兩生不行書
王蠋絕吭紀田叔鉗足尚義也尚義重讓則禮殆於可
興矣然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爲能不以卑近自囿達制
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
所能爲俗吏務刀筆筐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禮秦俗
尚告訐任刑罰今不避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
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
於未萌以起教於微眇也孝文以爲然使草具事儀興
禮樂悉更秦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

窮乏不止其身也故既善其推言過秦之說復齒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深致憾於媚嫉壅害而爲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慟也管晏之勲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艷述越石凡以尙讓重義之教必待人而後行庶幾帝臣不蔽足以黷利去爭隆禮而興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壺遂比於春秋爲謬自居整齊世傳非所謂作而卒謂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明爲百王大法非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其指歸猥以爲陷刑之後貶損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史公所爲著於書首大聲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者也

細禮尙法以爭利秦治也漢初因之至孝武興禮重
儒額專飾玉帛鐘鼓以欺世而嚴刑嗜利反甚於高
惠文景之世遂使利操大權而人心趨之如鶩是天
意欲變古今之局故史公發憤而作全書言廢書而
歎者三一厲王好利惡聞已過一孟子言王何必曰
利一公孫廣厲學官之路其義類可見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

或問史公傳魏其武安既云魏其不知時變灌夫無術
不遜相翼以成禍亂又云武安負責好權則曲直顯明
禍源昭著而復繼以禍所從來者何謂也予曰此自序

之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者也蓋憂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其序世家曰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言難以知命責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不可縱也故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賢能引大義以阻傳梁之失而太后顧以此除其屬籍故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明非吳楚則終身廢棄也既以賢而廢棄則所舉必負貴好權通賄賂恣睚眦如武安者耳進退人才者人主之柄東宮操進退之權而顛倒如是豈必臨朝稱制乃足爲亂哉外戚重則公室卑其究則子政所謂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

者也迹武安初用事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諸將相推
轂儒術設明堂興禮樂痛折節以禮肅天下非新莽之
前車乎高祖之侯澤釋之也以爲將有功而臺產之並
侯也以父澤死事恐議者不察疑爲恩澤故白馬之盟
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侯以恩澤自薄昭始昭功
與定策亞於宋昌顧以建太子恩使與駟鈞趙兼同科
白馬之約始敗矣昭卒變謹良之舊至殺漢使是故長
君少君初至長安而絳灌以爲我輩他日命且懸兩人
手則文帝示私外戚之禍可勝言哉是故竇太后趣侯
王信政君敕讓丁傅之嚆矢也條侯力持正議遲信侯

數年而條侯卒以得死竇太后好黃老以清淨退讓教宗室諸竇尙如此則婦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當武安嚮用之時武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其請宅地則曰何不遂取武庫是不必至魏其灌夫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卽位卽以夫守淮南鎮天下勁兵處及其爲太僕以酒搏竇甫恐太后誅夫爲徙相燕則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東朝廷辯以兩人孰是徧問朝臣汲鄭對不能堅餘皆莫敢對武帝之用心實欲倚朝臣公論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諸大臣之持梁事也旣莫對對又不堅而遂無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論局促

如轅下駒吾并斬若屬也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上迨
太后驕所薄陷所嚴况成哀之下材乎史公蓋前知之
而隱其辭以爲萬世戒不然武安之患苦吏民脩成子
仲之儔耳吳楚之功最條侯魏其灌夫附條侯以傳可
矣何遽如自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此傳者深憂履霜
之戒不至政君三世稱制龜鼎遂移不止也是禍所從
來之謂也

復石顛州書

瑤辰四兄太守閣下上年曾於席間論史公答任安書
二千年無能通者閣下比詰其故世臣答以閣下博聞

深恩誦之數十過則自生疑又百過當自悟閣下次日
見過云客散後卽檢本討尋竟不能得端緒唯覺通篇
文意與推賢薦士不相貫串耳敢請其指歸世臣復答
以閣下半夜之間多則十數過何能卽悟請再逐字逐
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則有得已非敢吝也
凡以學問之道聞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閣下旋
卽奉差出省繼復攝郡赴虔遂爾遠違忽復更歲昨奉
手書具問前事委曲詳縟大君子之虛中真學人之果
力悉見簡內世臣不敢不遂進其愚以明麗澤互師之
道矣竊謂推賢薦士非少卿來書中本語史公諱言少

卿求援故以四字約束書之意而斥少卿爲天下豪傑以表其冤中間述李陵事者明與陵非素相善尙力爲引救况少卿有許死之誼乎實緣自被刑後所爲不死者以史記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記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爲少卿死而史記必不能爲少卿廢也結以死日是非乃定則史公與少卿所共者以廣少卿而釋其私憾是故文瀾雖壯而滴水歸源一線相生字字皆有歸着也世臣前曾以此疑獻於邁堂嗣接其書三次近又在省面晤竟一字不及此事可謂不以三隅反者矣邁堂在西省已爲僅有而尙如是安得有如

閣下三數人共發古人之覆乎虔州最稱難治閣下居
之駕輕就熟無足慮者酷暑唯千萬珍重世臣頓首

與周保緒論晉畧書

保緒二弟足下春杪承寄示晉略核閱累月紀傳俱未
及卒而目力殊苦不給屬張君司衡爲卒其業各簽商
數十百事大都與原書較優劣於章句之間無關大義
以未能知足下作書之旨故也及足下至揚面述敘目
必宜改作使讀者知已意所在昨承見過示以刪定紀
傳三首更造敘目一首文采燦然義例辨哲虛懷果力
無異少壯推此以論其必舉盛業無疑也欣喜無量故

願與足下盡言之夫事增於前文減於舊前人新書之例也尊著既以畧名是無取矜博眩奇矣然必綜錄得失著明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無係從違人之無當興衰者舉可畧也至於人心所趨視乎初政心趨既久遂成風俗風俗既成朝政雖力矯之而有所不可今古一轍匪唯晉代然而撥亂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運變不善者善之資晉略之志當在是矣原書於朝章法制其事多散人心風俗其辭多隱散者聚之而後明隱者通之而後顯則事略而義詳較之文減事增爲功九偉唯足下垂察斷自泰始當時成議然追尊之宜

景文三帝王業已成魏志既不立傳未便同之蓋闕故
原書三紀之外記錄悉入秦始並非自亂其例今宜另
立一篇題爲外紀以明金運之原且以見司馬氏無功
於當塗無德於黔首而一時藉曹氏之寵以享豐厚者
競與輸心佐命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顧以若而
人開鴻基創永制貽謀有不殍乎無怪棗嵩朱碩之於
王浚沈充錢鳳之於王敦匡術路永之於蘇峻郗超劉
牢之之於二桓劉穆之之於宋武接踵而起也故外紀
一論可以槩括兩晉極言天人之故矣原書南渡後帝
紀不詳北事聲教既非所及故其無涉江左概從簡略

是斷代之體也。足下依據通鑑補綴完具，爲以便觀省耳。至宋武身爲宋祖，例不於晉立傳，宜詳其事於孝武。安恭三帝紀中，以明金運之委，然後立表以舉其綱要。則自然提挈在手，與奪從心矣。晉代年號諸國叢雜，至難尋檢，宜創立一表，國經年緯，櫛列甲子，諸國主初見始盛，皆注其年之下。其奉晉正朔者，實皆帝制自如一體，編次未有年號，則以名紀拓拔氏殿諸國，而首北朝。宜與晉初之吳並作大行，以示區別。國多非一行所容，又宜以地爲統，如劉漢石趙冉魏同作一層，以歸簡易。州郡爲一表，詳載割隸淪沒僑置及其治所宗室諸王。

爲一表自非乃心曹氏及輔政與倡亂有事實宜記錄者其世系建徙悉詳於表以省繁複執政爲一表不論官聯止標國柄使治亂之功罪有歸而其時伴食之流亦與附載以徹庸鄙方鎮爲一表其自稱遙授虛授權授命帥俱隨事注明使不相紊而僞授一併備列以彰全局原其先用諸王繼以世族非此二途卽係武夫莫不專制所部樹私人事封殖薄親民而鄙政事徵求無度流亡莫卹新附無以自安土著無以自植嘯聚以資奸雄驕蹇成於邊養兩晉興亡實在於此勲封爲一表叛亂爲一表七表旣立詳而有要簡而不遺乃可別功

過之等差定忠奸之標準以議列傳去取矣然必愛知其惡曾知其善或從宥過或嚴誅心或當責備之科或在爲諱之列務以昭勸示懲垂諭方來而已略陳數意以効隅舉禪代腹心不過數人宜爲合傳其配食太廟多以地望備數名見紀中無煩縷述平吳之役謀主功首自宜同傳而附列爪牙然平吳而主德驟變馴致八王五胡馬宗遂覆夫以武帝初政之隆使釋吳以爲外懼而竊壤圍固藩翰遲之十稔吳終自至叔子腹心三世智能察微自宜綜初卒權輕重以篤不拔之建顧乃忍俊不勝迎主心以邀混一之大名茂先遂事竟爾伏

辜而叔子身名俱泰千載無譏豈非今古之大倖歟况叔子身仕魏室已躋通顯徒以景獻之故助馬以傾南風五惡晉武悉知豈以叔子而竟茫昧心移勢燭遂復黨賈以危馬士之傾危於斯爲甚斧鉞之嚴所宜首及及乎江左微弱衅隙迭搆卒能立國傳後苞含隱忍茂宏實濟其功然決擊華軼以肇拓疆域示趨向雖志在自利其剛斷有足稱者又逆敦近在同氣疏討刁劉原欲引入殼中而能澗然不滓上契主心下孚衆望器量尤爲難名然不納陳頽拔卓茂顯朱邑之至計遂使勤民之實政無聞白望之謬尙如故斯其蔽也至以私

怨傾周戴棄冲人挾子出奔復起周撫尤爲殫矣士行
戰勝攻取強毅精能故自加人一等然恪遵酒限而不
守封鮮之訓必滅杜叡以自張致疑當軸蘇峻之役始
謂不敢越局既迫於大義仍事反覆終乃嚴劾卞敦以
自飾而反爲任讓乞命郭默之役庾亮辭賞而士行獨
受江州且移鎮以逼南門雖臨去有老子婆娑之言或
爲叅佐求富貴者所愆思然心迹至爲累矣太真忠孝
英武峻約小醜勝算內成而必引士行推爲盟主銷夙
嫌以弭後釁純德發爲遠見者也道徽當奔亡託命之
時守素不撓而乞活爲之心折陶庾各具晉陽之甲憚

其持正銷兩難於無形安石步趨茂宏再定大亂而遊心物外不使康樂更居形勢之地三賢近於無疵矣然而茂宏安石之寬簡未必盡是刁劉諸庾之綜覈未必盡非成敗既殊安危遂判優遊固足養忠操切立至失人君子平情論世未嘗不歎其不崇實以厲頽風覽末流之莫挽恨澄源之失術也若道徽含飯以哺兒子乃襲用范書陳言斷非事理太真遷都一議宜以入茂宏傳至九錫之譖燃犀之戲自是賢智之過安石千里棄官以奔弟喪豈謂不崇禮教且大功誦可未便以絲竹小癖遠坐戎首凡是之類宜在諱削兵凶戰危全爭廟

勝若非得算實多鴻議可法皆屬蹇斬之勞事蹟悉附
勲封叛亂兩表卽其有當傳例亦與衡量輕重別無殊
異表見各附主將之末是史公傳衛霍之成式也至有
親民薄宦叅議真儒能違時賢之尙篤念小人之依必
宜力爲搜採事雖小而必詳其功言雖廢而必徵其效
於以振弊俗而重邦本民譽一門所宜增立清談爲晉
人病源書法爲晉人絕業足下特立兩門誠爲允協然
清談當彙及門地時望使虛車之陋不致偏枯書法以
右軍爲極則足下移入列傳以重其人是猶有世儒之
見也但當檢括本集備載會稽荒政以補傳缺乃爲得

耳原書載記之作仿自史記匈奴兩漢四裔各傳以其
棋布中土故立此名並非倡襲足下改爲外紀紀之爲
名史例專屬帝者自宜循歐陽之舊別爲國傳非專爲
避卷首也至原書大體可觀所指大失雖非苛索然鄙
意以爲無庸攻擊專明己意使書自書而畧自畧學者
既讀晉書必不能不求晉畧則可藏名山傳通邑而足
下數十年之苦心與天下後世以其見矣唯希鑑察暑
濕珍重不具癸巳六月十九日

晉畧序

晉畧六十六篇都爲十冊吾友荆溪周濟保緒之所作

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晉之得天下可謂不仁矣是故其得也至易至奇而分崩蕩析亦至速至慘中宗東奔居讐地用讐民乃享國奕世大亂屢作宗祀卒延豈不以吳皓暴虐平吳之役善反其政依於誅君弔民之遺至於敗亡逃死又能決大計使南土智勇不失其職始事有經濟變得權所以致此固非倖矣然則無功叨竊雖得羣小比周之力而埋狐者搢不旋踵以當塗孤立爲監而大禍卽發宗藩防患其可極乎德在黎庶雖微弱無比數卒食其報此可以明天道之不變而長世者誠不可任狙詐以

自獲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說纂爲晉書事迹頗具而此旨不明無以昭勸戒垂世法保緒深達治源取晉書斟酌之歷廿餘載至道光癸巳寫出清本走使相質既得余攬又解散成書五閱寒暑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門保緒赴淮陰轉客漢臬相距較遠保緒繼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還轍保緒嗣孫燁以刻本來將遺命乞序言其分合故籍若網在綱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興衰之故貶惡而不沒善諱賢而不藏慝大之創業垂統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爲高論不尙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救敗善後而已匪典午

之要刪實千秋之金鑑至於州郡紛錯詳覈爲難展卷
豁然庶無遺憾雖峻潔稍遜承祚而視永叔之原委不
具君紀情勢不了臣傳者亦已遠矣此子爲不朽來哲
難誣必有以余爲知言者保緒穎慧絕人遷善不勸
慶甲子年甫弱冠訪余於白門一見之頃問難竟日歸
則取詩文舊稿盈尺者付之火持燼見示以請極言勇
決精進宜其所就能至此也余壯本落殖近且七十一
事無成追憶昔遊愧悔何已道光廿有三年四月朔安
吳包世臣書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

文之奇宕至韓非平實至呂覽斯極天下能事矣其源
皆出於荀子蓋韓子親受業而呂子集論諸儒多荀子
之徒也荀子外平實而內奇宕其平實過孟子而奇宕
不減孫武然甚難學不如二子之門徑分而塗轍可循
也蒯通賈生出於韓晁錯趙充國出於呂至劉子政乃
合二子而變其體勢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內平實遂
爲文冢鼻祖蓋文與子分自子政始也孔才得其刻露
而失其駿逸子厚永叔明允介甫子瞻俱導源焉後遂
無問津者南宋有伯牙琴近世有激書一枝一節時有
近似而世少知者夫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愛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勸事理與酣韻流多近韓序述話言如聞如見則入呂尤多淄澠之辨固非後世擗摭規撫者所能與已子厚封建論永叔朋黨論推演呂覽數語遂以雄視千秋小子壯歲始得二書而摘錄之嗜之數十年雖姿性弱劣無能爲役而溫故知新所見固有較諸公爲深者檢篋得本故題其首道光癸卯初夏

書韓文後上篇

世臣幼從鹿門八家選本讀退之書說贈序數十首愛其橫空起議層出不窮成童見明允筆力健舉辨才雄

駿不可難而嗜之又謂介甫鷲鷲能往復自成其說薄
退之橫空起議爲習氣且時有公家言又間以艱澁未
覺必爲陳言務去皆醉後肆也嗣橐筆蓬轉唯以孫武
荀卿韓非呂覽自隨遭遇李谿勃歷二十餘年記誦遺
忘殆盡道光乙酉過丹陽在荒市得韓文蠶洲舟中反
覆之歎爲筆勢生動矯異加以丹墨至松江爲江夏陳
芝楣攫去家仍無本閱十七八年時時思之今年病目
二百日差愈過都陽陳伯游家見韓文考異夙聞爲善
本假歸讀之目力猶不賴然日輒盡兩卷旣三過乃知
文從字順各識職一語退之實自道破矣與蓋文家關

健必在審勢文以從爲職字以順爲職勢之所至有時
得逆以濟順而字乃健得違以犯從而文乃峻不此之
識徒以從順爲事則文字不得其職是退之心契周秦
先漢復志賦所稱用心古訓識路疾驅者抑時時有合
歐蘇曾王則皆未鑿此竅也世臣讀退之文所見前後
比三變於其得失似有可言者退之以關二氏自任史
氏及後儒推崇皆以此今觀原道大都門面語徵引蒙
莊已非老子之旨尤無關於釋氏以退之屏弃釋氏未
見其書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聳動愚蒙以邀利之
說繼自度其力不能入室操戈以伐之故文昌諄勸者

書而答以須待五六十時也釋氏書始入中國止四十二章其言淺而切與儒不甚遠後此內典則皆東土所譯聳愚邀利之說已有竄入者及明上人壇經六卷獨標心印持論最精然意主深刻遠於人情與吾儒平易近民躬行漸進善善從長之義始殊有朱諸儒援其精言以入儒術自詡爲千聖不傳之秘是釋氏之精徒足亂儒而俗僧世守者則益倡福田利益以攫愚夫愚婦之財利故徒從雖日衆而其道則極衰是俗僧自衰之非必退之辭而闢之之力矣其策問有云毋乃有化而不自知者意蓋謂釋氏近墨也而讀墨子則謂孔墨必

相爲用其附麗上同兼愛者僅擗摺備墨字句耳墨氏之道其要義屢見呂覽足爲孔墨相用之證而一未徵引其亦薄不韋未省其書如釋氏言乎退之自論文日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立核順宗實錄董晉韋丹孔戣權德輿各誌狀及其他先廟神廟碑悉嚴肅有體勢卽有酬酢人事者亦鄭重不苟下一語可謂記事必提要已原性所稱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遠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則真能鈎立以纂言者然韓文如是者絕少蓋切要語本自無多大學一書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毋自欺也兩言中庸一書祇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兩言耳又可求多於退之乎退之
文之盛者聖德詩序及詩薦士南溪始泛和太清宮紀
事似鱷魚釋言行難五箴策問十三首皆無魏古作者
上宰相第三書雖少作而精心撰結氣盛言宜子政無
以遠過同時有感二鳥復志兩賦除晉宋之徑路冥追
屈馬雖挽強未得手柔之樂而紆迴往復意曲而達其
自道立志用力者信不誣已進學解余應之下故爲舒
緩遂爾瘵靡王承福傳操朽過富貴之家以下亦嫌瀾
漫送李愿歸盤谷摹寫情狀間入駢語緩漫乏氣勢送
窮文起結亦樸率俱足累通體使精神不發越平淮西

碑最爲今古所重然推本君德而上斥列祖歸功裴相而擲揄通朝立言旣爲非宜且六月采芑江漢諸什並美宣王而詩人止述將士勞苦良以將士用命以有功則君美自見何必如碑言乃爲善頌哉然其詩則佳甚分別觀之可也訟風伯月蝕射訓狐讀東方雜事譴瘡鬼諸作譏刺當路不留餘地於言爲不慎於文爲傷雅子瞻斥其性氣難容良非過論張中丞傳後序記遠與巡死先後異一節含混不能作下文辨駁之勢毛穎傳舊史以爲至紕繆國史補以爲逼史遷後人皆是李說然士君子立言有體遇事之必不可無言而勢有必不

能明言者則常託於諧詞危說以見意彼毛穎何所取耶無取而以文爲嬉笑是俳優角觝之末技豈非介甫所譏無補費精神者乎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亦其類矣然敷退之生平則進學解所謂長通於方左右具宜者實足爲言行相顧胡不慥慥者也令陽山河陽刺潮袁政事論說絕不以竄遂故少怠所事負所學其立朝論迎佛骨論捕賊行賞論天旱人饑論禘祫爲吏部寬假令史而令史之權反以輕是左之宜也守戒與柳中丞書論淮西事宜論黃家賊說韓宏使協力使王庭湊以口舌定鎮州之亂得布衣柏耆以招土承宗收德

祿二州不煩兵力勸晉公以戰士三千襲蔡晉公遲疑
功乃歸於李愬在晉公固不必以折首爲奇而蔡逆就
囚卒如退之策是右之宜也唯馭平叔變鹽法未悉當
時情事不敢定其當否耳至於內行之修友誼之篤載
於新舊史散見集中者尤備當世碩儒以爲氣厚性通
論議多大體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盡之矣考異蒼集
各本異同以文義核定從否得者什常八九晦翁自許
一生在文字上做窠臼信已其有各本皆不合而斟酌
文義獨得其是者以無本可據止附註而不逕改比其
注經爲尤慎間有一二不合者則以南宋盛行時文晦

翁少小所業於退之行文安字之法固有不能盡通者
假本已兩月許恐徵取迅速故畧記崖梗俟過此以往
考核所見進退焉道光廿有三年季冬十三日書

書韓文後下篇

古人論詩文得失之語大約有三有自得語有率爾語
有僻謬語自得語以心印心直見作者真際後學依類
求義可以悟入單微率爾語本出無心以其名高矢口
流傳僻謬語自是盲修誣古人以聖來學如子長謂司
馬法閱廓深遠三代征伐水能竟其義子政子雲謂子
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子雲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讀
千賦則能爲之魏文帝論鄴中七子鍾繇謂士衡所擬
之十二首古詩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子美謂薛稷曰少
保有古詩得之陝郊篇其謂太白曰筆落驚風雨詩成
泣鬼神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太白登華山絕
頂題曰此地呼吸可通帝廷恨不攜謝朓鷺人句來此
搔首問蒼天襲美謂清遠道人虎丘詩一字一句若奮
若搏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孟會謂子美朝進東門營
詩其妙可以招魂復起子由謂子美哀江頭如百金戰
馬騰坡騫澗如履平地視樂天微之直如跛鼃子瞻

言智者創物能者述之非一人而成君子之於學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故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自得語也唐人謂興公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二句是佳處又謂昌黎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鞍勒騎生馬任華愛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永叔謂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頽大白之所以推倒一世者在此山谷謂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是太白至處又謂東坡黃州寒食詩似太白正恐太白有未到處此率爾語也樊汝霖謂門

雞聯句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是韓詩之豪一噴一
醒然再接再礪乃是孟詩工處山谷謂退之記夢詩壯
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只上句哦字便是所
難乃爲詩之法此僻謬語也自得語非近有得者不與
知僻謬語信從者究屬無多唯率爾語聞於可否至易
誤人而率爾語流傳至盛者莫如永叔晉無文章唯淵
明歸去來辭一篇子瞻唐無文章唯退之送李愿歸盤
谷序一篇之說也固二公心有所感而偶然所出然藝
苑久以爲圭臬矣李愿序前已備論陶詞則東坡亦有
託其文以不朽之語按子雲謂詩人麗則詞人麗淫則

別詩詞爲二孟堅謂詞者意內而言外則與詩固無殊
異歸去來詞論其外言則不麗求其內意復無則不唯
與其詩之骯髒沈鬱殊科卽比閑情賦寄意修辭亦大
有間而永叔唱於前子瞻和於後想以淵明耻事二姓
爲南朝獨行意詞爲拔足始基重人以及文耶考淵明
自序稱乙巳十一月作此詞宋武以甲辰三月起義旬
日間遂剗僞楚遣迎安帝於荊州自退籓於徐州乙巳
五月安帝還都宋武此時可謂功蓋宇宙忠貫金石淵
明豈能逆料十五年後之必代晉哉

史稱淵明自以晉
宰輔之後故宋武

王業漸隆卽不仕永初之後唯題甲子然詩集中書辛
丑乃隆安五年書癸卯乃元興二年皆在宋武未建義

旗之前說既無據史言淵明爲鎮軍建威參軍本無主
名李善注始爲鎮軍參軍經曲阿題下引焜榮者晉書
曰宋武行鎮軍將軍宋武鎮徐州曲阿乃其治所則鎮
軍之爲宋武無疑近人安化陶澍租其遠祖謂斷不爲
宋武幕僚其所佐者乃劉敬宣也敬宣以乙巳加建威
將軍爲江州刺史未嘗爲鎮軍而荆溪周濟又曲附澗
說謂隆安三年爲武陵王遵鎮軍參軍多家都下義熙
一年乃從敬宣爲建威參軍說尤鑿空遵在都官太常
中鎮軍雷臺暫奉爲大將軍以承尋陽之制並無遵軍
之名敬宣刺江州安帝還都劉毅謂其過俊敬宣卽自
解職去計其去職當在夏秋之交淵明以八月任彭澤
則與建威參軍相接祠序不得云家貧不足自給親故
勸爲長吏求之靡途家叔用爲小邑也其時沈田子朱
齡石皆爲建威何取於手屋重兵首先迎降遠竄致晉
祚中絕卒以反覆父子併命之敬宣而以爲善擇木哉
史又稱彭澤公田悉令種秫妻子苦請乃令種秠各半
八月非種稷秠之時十一月已去官焉
得有此事故知想像之辭通不可信

晉承喪亂文物

凋弊至秀孝莫敢應試裴頠崇有郭欽徙戎道明議移

鎮逸少答深源書上會稽王牋俱樹義甚高而詞多格
塞然杜嶸劉淵父子李暘之文載晉書者則清越渾健
有西京風不得謂晉無文章也唐文退之外推子厚子
厚貶斥後乃盡變少壯風格力追秦漢與退之相軋然
其先爲駢儷時氣骨清健固自度越世俗是外燕許之
宏麗雄肆權李之幽艷宕逸俱足自植然燕許中乾權
李氣褊唯敬輿文體雖仍當時而義取管孟厭人心切
事理當其動盪沉酣賈晁無以相過實有退之所不逮
者亦未能遂言唐無文章也祀竈日又書

書桃花扇傳奇後

傳奇體雖晚出然其流出於樂樂之爲教也廣博易良
廣博則取類也遠易良則起興也切故傳奇之至者必
深有得于古文隱顯回互激射之法以屬思鑄局若徒
於聲容求工離合見巧則俳優之技而已近世傳奇以
桃花扇爲最淺者謂爲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賞其文辭
清麗結構奇縱深者則謂其指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
點染顛倒主賓以眩耳目用力如一髮引千鈞累九九
而不墜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於隱顯義例見於回互
斷制寓於激射實非苟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道鄰身
任督師令不行於四鎮故於虎山自到時著三百年天

下亡於我手之語以明責其罪虎山罪明則道鄰可見

不責高劉者以其不足責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鄰中夜

結士英以定議

卓見朝宗四德堂詩梅村九江哀亦云大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籙世

子福王立則與崑山齟齬無以得上游屏翰之力而為

之曲諱者蓋不欲專府獄道鄰使馬阮反得從從罪也

既書道鄰之死不明而又書祭者責其并不能求死於

戰也龍友死戰而不書者以黨惡咎重不許其以死自

贖也崑山之死也特書後世將以我為亂臣之語者明

其心之非叛而罪則當死蓋崑山不稱兵離楚則馬阮

不奪虎山許定國雖北渡河尚可截淮為守也至北都

自死諸臣上不能致身以卹國難下不能引退而遠利
祿是直計無復之欲買價泉裡耳故借書買射利之語
以深致其誚其士人負重名持橫議者無如三公子五
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
也敬亭崑生香君皆抱忠義智勇辱在塗泥故備書香
君之不肯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愧自經溝瀆之流書
敬亭崑生艱難委曲以必濟所事而庸懦誤國者無地
可立於人世矣賢人在野立巖窟主封域者非奸則庸
欲求國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爲師爲長端本爲
士士人倚恃門地自詡虛車務聲華援黨與以特擬長

短其禍之發也常至結連家國而不可救此作者所爲洞微察遠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

東海記傳奇敘

甚矣折獄之難也人知刑求之辭不可恃謂熬審之辭爲可恃乎孰知到案卽承之辭之尤不可恃也故刑求而翻異者十五六熬審而翻異者十二三到案卽承則斷無翻異已受辭者方自詡以爲得情豈知其沈寃有更甚於刑求者乎漢東海孝婦事明書史冊雜見紀載孫轉運謂其誣服爲不欲罪坐小姑似矣然抑安知其非逆料尸居者之聽必不聰而不忍以純白之身見辱

伍伯爲此自承耶故臨刑而以繡竿自雪則知孝婦之
冤結無可告訴者非極至隔絕天地之和歷三年之久
毒流千里不止也且其時守令之聽此獄也非有所爲
而爲而禍已如此良可懼矣世所傳六月雪傳奇或借
孝婦爲言而別有所寄非傳本事近人作東海記以紀
其實顧雜以現行事例又其文不詞不足以聳動觀聽
太倉王君季旭更之其詞旨悱惓其節奏簡易吾知坐
華屋綺筵而徵新曲者必有思齊內省之心一時並發
勃然而不能自遏者矣是季旭之志也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辭

如是我聞於法果無所說乎願解如來真實義於法果無所得乎章句積八萬四千而宗旨在不立語言文字無上微妙之法故非口舌所能形容翰墨所能名狀者矣靈鷲一公嘗舉此義以難余余曰不立語言文字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章句積八萬四千者善以譬喻而曉喻人也無所住而生心故於法無所得善以譬喻而曉喻人故於法無所說一公曰善哉落言詮實蓮松上人者一公座下之龍象也示余以法語若干卷善哉不落言詮矣余既樂大乘有擔荷者而又吾故人之弟子也爰歡喜讚歎而題其卷首以誥讀者

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

數百年琴譜皆出廣陵廣陵固多碩師哉近世之善者曰吳思伯思伯之學傳釋仙機其別曰顏夫人顏夫人授梅蘊生仙機授釋問樵蘊生沈精操縵遐慕叔夜名所居曰嵇庵以諭其志然其言曰琴之妙在聲聲者情之所寄也古之人情有所觸而託之聲後之人循舊聲而以託其所託故聞其聲則必知造此聲者爲何如人人所爲造此聲者因何如事具此真解唯小子與問公矣吳君仙公未足以與此也余按呂氏精通之辭曰鍾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嘆曰心非臂而臂非椎與石悲存

於心而木石應之其博志則曰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
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其師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
子之未可與今將教子以秋駕尹儒爲言所夢固秋駕
已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言授受
聲聞之相交必以精也是故藝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
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則藝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學成
連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爲期情固必移於海上乎古
人聞濤聲見劍舞而悟草法覽山川雄奇詩文爲之增
氣是豈有迹象可擬理趣可尋者乎是伯牙之情能自
移而適移之於海上也是問公作圖之指也

小倦遊閣記

嘉慶丙寅予寓揚州觀巷天順園之後樓得溧陽史氏所藏北宋棗版閣帖十卷條別其真僞以襄陽所刊定本按之不符者右軍大令各一帖而襄陽之說爲精襄陽在維揚倦遊閣成此書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遊閣十餘年來居屢遷仍襲其稱而爲之記曰史言長卿故倦遊說者謂倦疲也言疲厭遊學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遊者輒使才盡何耶蓋古之遊也有道遇山川則究其形勝阨塞過平原則究其饒確與穀木之所宜遇城邑則究其陰陽流泉而驗人心之厚薄生計之攻

苦遇農夫野老則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效遇舟子則
究水道之原委遇走卒則究道里之險易迂速與水泉
之甘苦羨耗而以古人之已事推測其變通之故所至
又有賢士大夫講貫切磋以增益其所不及故遊愈習
則見聞愈廣研究愈精而足長才也今之遊者則不然
貧則謀在稻粱富則娛于聲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
連風物詠懷勝蹟所至則又與友朋事談讌逐酒食此
非惟才易盡也而又長惡習予自嘉慶丙辰出遊以至
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記誦荒落殆盡而心智益拙志
意頽放不復能自檢束而猶日冒此倦遊之名也其可

懼也夫其可愧也夫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

余本中上資庭訓受先子提撕強祿中卽云求在己差
長艷科第七歲學八比遂奪讀書功祇論勿詩禮未能
詳訓詁亦爲剿說計然至關倫常必審辨非是諄諄人
禽樞升墜決于此此學異吾鄉羣嗤爲迂鄙此心遵大
路已不躡荆杞蹉跎且成童先子病疥痔五載侍藥隙
夙夜讀選史遐追道麗詞冥心探原委雖云無師學略
能別善否又復羨兩漢豪士許國偉遂攻權家言成敗
較絲系撫躬覺有獲深晦遠衆傀不幸背庭訓立腳猶

跛倚貧既能敗行所與或比匪幸天屬其衷就食皖江

涘得遊大興門

朱石君先生

乃覩爲人軌遂覺汗浹背有如

暑袂泉立身期返初聞見亦差啟乃嘆前所學所得皆

糠粃乃知恥剽竊真積務尺咫三禮尙完書能固人筋

髓千載賴鄭公世亂道不否學者準此的反求道在邇

續自讀通鑑治亂示掌指復得君卿書研索植國體創

制兆興喪經緯二書備今古有作者莫能與忝俛望途

可漸進蓬轉又中毀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問難析

其疑一一銘心膺劉生

武進劉蓬
履字申受

紹何學爲我條經例

證此獨學心公羊實綱紀易義不終晦敦復有張氏

武進

張泉文先生諱惠言觀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從董生武進

錫字吳沈欽韓許卿略悟消息旨讀書破萬卷通儒沈與李字文起陽

湖李北洛益我以見聞安我之罔殆鄭學黃陽湖黃乙

字申耆嘉定錢心通許學錢姑獻之神解既得明冊籍又得親模楷乃

見善惡遂判異如河濟乃令苟得懷渙若冰釋矣憶昔

攻時文殫精忘膏晷房行藁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

真脉誰知土偶耳於今十年餘棄斯等葑菲隨俗偶執

筆迺如决源水讀書得正路履之坦如砥善忘更饑駑

恨難窮富美悠悠二十載更張亦已屢折肱爲良醫斯

語無虛詭吾弟向盛年勗勉思此理要言必不煩有恥

方爲士

五言一首說八比贈陳登之通判卽留別出都門

往昔奇渥世演講爲小品

由長巽此講表爲時文名於講義小品云此則自始也

今五百年用爲汲士類立言代賢聖托體縱高迥於中
若無我得毋俳優並其法首肖題譬彼服尙稱偉議非
應有楞然嗟如癭韜精承與落脫手彈丸正裂帛力在
外張弦直斯應立勢必求安樹義定知勁一語見真實
萬卷相奔併琢玉必去瑕鎔金貴盡礦王錢體初成唐
歸業斯盛正聲終鄧陶馮許漸爲梗降及神宗末么磨
狡然逞金黃起橫流噍殺氣未靖安溪差斂鐸樸茂或

傷韻劉

大禮才甫竇

光胤東皇

遙相望高會孰不泯殿奔有棲霞

年廷相

風力最悽緊矯矯百年內望若懷霜凜日下執

牛耳蔣

第一次姚

學瑛警地

聲實等思力蔣則雄風裁姚乃整

從學半簪裾信受如追影塵樽相捨辱屈伸隨春蚓利
祿遂則然謬種傳無竟豈惟文運頽實見耻維僨反經
用狂獨士氣庶復振竊欲挽狂瀾棉薄慚非任以茲卅
載遊事斯同禁黽容易與誰談深藏自守微不謂太丘
子違時出獨挺已快同聲求更爲吾道幸所憾賦驪駒
被放急歸省前期詎可預服膺矢共永揮手卽天涯私

心常耿耿

或問

道光甲辰八月予編錄論文之書既成或問曰先生之論文也上自經史子集下及倚聲傳奇並闡其立意之淺深糾其措辭之得失可云切而備矣唯入比爲儒者正經而止拘五言二首入錄讀者就求其法則門徑不明推廣其義則感發無自近世多有精通古學而不能入此者然先生述學詩云房行藁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真脈誰知土偶耳則先生於此道實深何不據少小勤求之蘊示學者渠獲以執此者之口乎予曰入比取士恩年五百忠良英俊類出其中義醇詞淨本於

經議鴻識壯曠於史描摹精切依於子波瀾洪遠源於
集與古文固不殊也唯其結體褊小風裁矜整故用法
爲尤嚴而取勢爲尤緊古文言皆已意八比則代人立
言故其要首在肖題而肖題之機決於審脈脈有來有
去其長章巨節以中間一二間語命題者文中詞意俱
不得出本題之外而眼光手法注射操縱必使牽全身
以一髮現全神於一顧然意則全身全神而筆仍一髮
一顧乃爲能事其單句爲章者發此言也有由便是來
脈如其言則得不如其言則失便是去脈故八比尤以
單題爲緊要關隘以其題未具間架梁柱皆須意造故

也然古文言皆已意故貴能蹈實八比代人立言故貴能導虛古文雖短章取盡已意故轉換多變態其牆壁寬而峻八比雖長篇取協題情故推勘少廻互其墻壁峻而夷自有八比以來果其能者未有不外嚴墻壁之守而內專導虛以求制勝者也而或薄爲小道者正以其體成於法意妙在虛責其實際不足當宇宙有無之數而已然其疑思至細行文至密所有近輝遠映上壓下墊反敲側擊仰承俯引之法反較古文爲備故工於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書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觸礙者則八比實足以爲古文之導引唯其始也以八

比入其終也欲擺脫八比氣息卒不易得耳世固有少
小未習竟舉而自慕前哲博覽典籍窮力古文而不能
八比者矣若幼習舉業繼攻古文古文可觀而不工八
比者則事理之所必無蓋八比皆父師督責而成用心
專積力久於八比尙無所得而謂其能窺古文宏深之
域哉習八比者無論姿性之利鈍父師必宜擇一隅集
必自集中明白簡鍊之文授之并使熟讀其旁批總評
以悉一定不易之法授經書時則與之講明訓詁使通
字義成篇之後看其出筆筆力峭拔者則使讀子厚明
允介甫之文而以陶石簣項水心鑿其思路筆勢縱橫

者則使讀長沙東坡同甫之文而以陳大士黃陶庵蕩
其胸懷筆情幽雋者則使讀傅季友任彥昇陸敬輿歐
陽永叔之文而以董思白鄭堊陽和其韻調筆致重實
者則使讀劉子政韓退之曾子固之文而以陳卧子熊
次侯資其典贍筆意竊深者則使讀戰國策太史公之
文而以錢鶴灘金子駿誘其雄肆此後則聽其自爲從
吾所好而非父師之所能爲力者矣唯一切講章自永
樂大全以下斷不宜使之寓目自奎聰明至學庸書本
戴記之二篇文理顯暢自宋仁宗御書之以賜狀頭王
拱宸時儒率援以立說此不過射策家頌聖之技耳及

南宋考亭別撰章句合論孟名爲四書抹煞仁宗書賜一節而以爲河南二程始尊信表章之一若禪門所謂獨標心印者其徒從反覆辨說愈解愈縛實則縛釋本文何不可解說之有凡是理障尤宜棄擇蓋義理存乎人心隨所學爲深淺既明字義又明文法而必依人爲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斯之謂矣唯文物典章無可鑿空書闕有間漢儒已有不能盡通者而四書內典制則三禮鄭注尙可考覈而晰近乃束經籍於高閣使後生小子繙誦典制文林文環等刻訛以傳訛果能概從屏絕求之遺書卽其質性弱劣不能誦習全經招集二三

同志分門各纂自了原委亦不必沈淹歲月始克有成也若近日小試題多割截在主者不過欲杜抄襲之弊既通文法臨場求其程式便有依仿正昌黎所謂不學而能者而時師乃以其鉤意嵌字纖小無可比似者珍爲秘授使佳子弟窮年兀兀卒無一得手處是可歎也要之八比一道本非甚難而士人業此並時百萬積二百年之久其卓犖可觀者曾不能十數則以利祿之途人懷僥倖朝駕南轅暮從北轍前邪後許謬種流傳墮風氣而壞風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豈唯八比之庭劣而已哉